



## 周惠菁

出生：民國五十八年生

學歷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

現職：苗栗縣立頭份興華高中

曾發表之作品：指尖人生

獲獎紀錄：苗栗縣夢花文學獎散文類優等（第三屆）

# 散文佳作 八腳眠床

---

## 創作理念

---

藉由八腳眠床表現老祖母的爱情、親情，以及老一輩與新一代情感的落差，從而一窺傳統農村婦女從年輕為家庭無私忘我的貢獻，到年老時喪失自我價值的無奈。

## 八腳眠床

「妳看，這個床床腳下這麼多的蛀屑，木頭也空了，早該換了！」但是祖母捨不得換。

小時候，母親總會把我們放在這八腳眠床上，要我們老老實實站在上頭，為我們更衣。這個八腳眠床也十分特別，家裡其他的床沒有屋頂，唯獨這個床有！別的床只有四隻腳，而這個床卻有八隻腳。更甯提拉下蚊帳時何等神秘！祖母說這個八腳眠床是她的嫁妝，在那個時代裡，女孩出嫁，娘家總會買個床送給她作嫁妝。由床的規模也不難見娘家的經濟情況，有錢人家的床，少不得雕梁畫棟一番，至於材質更是講究。而祖母的床，只是個單調的床架，掛上一件大蚊帳，遠遠看去，倒像是身材枯瘦的姑娘，穿了件不合時宜的大衣裳。它的樸素就像祖母，永遠穿著一件寬大的老人服，打著一雙赤腳，華麗對祖母而言，總顯得格格不入。祖母說：「我娘家窮，能趕得上禮俗已不容易，哪管得了材質好不好，耐不耐得了一輩子。」於是，就常聽著母親數落著，「這個床床腳下這麼多的蛀屑，木頭也空了，早該換了！」但是祖母就是捨不得換。

祖父過世時，大弟剛出世，為了怕祖母寂寞，由年僅三歲的我和祖母共寢。自我有記憶以來，八腳眠床是更衣的所在，祠堂邊的廂房才是我們祖孫安眠之所。這陰鬱的廂房，自有一番天地，活動的紗門後堆滿了農具，裡頭有著日式的床及隱蔽的閣樓，七坪大的床全由榻榻米鋪墊，每次睡醒時，臉上總留下榻榻米的印子，彷彿被榻榻米親吻一般。

「既然有別的地方好睡，何必硬留一個沒用的床呢？」我問。

「怎麼沒用？它還好好的，根本還沒用透呢！沒用透就丟了，去哪裡找這麼好的床？」祖母不明白這八腳床命運為何如此多舛，展現前所未有的堅持，「不許拆它！」

就這樣，八腳眠床得以保留它的特殊地位：留之無用，棄之可惜。

我閉起雙眼，讓時光回到三十年前，眼前不是母親放大的五官，而是一個通道，這個八腳眠床，就座落在前廳往後院的通道邊，空間並不私密。但卻是祖母新婚訂情之所。原來後院是增建的，而祠堂邊的廂房本來是放置米穀的倉庫。因此，這個通道邊的小角落，才是祖父母恩愛綿長，幸福的所在。我不難想像，當時的祖父，就在這八腳床邊為祖母掀開紅巾，造就一世的恩情。床前四平八穩的五斗櫃就是明證！五斗櫃上有一座小小的鏡台，放的全是祖母的髮飾。當時的祖父就躺在這裡，靜靜地看著祖母卸妝、更衣。但，這一切，就如同五斗櫃般，被緊緊地鎖住。而祖父的清秀臉龐依然在牆上靦腆地笑著。

其實八腳眠床偶爾還是有人睡的，天氣太熱時，我們祖孫倆就睡這兒。但睡覺前的功課不能省，總得把勾在床邊的拂塵拿來，徹徹底底，仔仔細細地巡視過每個角落，「狡猾的蚊子很聰明，牠們會躲在床的角落不出聲，等你睡進來才吸你的血！」祖母恨恨地說，而我想的卻是睡在床上美好而優雅的一面，急急催促：「阿媽！好了沒？蚊帳可以放下來了嗎？」對我而言，這朦朧的蚊帳就像新娘子的面紗，滿足了屬於小女孩睡美人的幻想。在一陣工程後，祖孫倆各自緩緩睡去，但我不知道祖母的夢是否跟我的一樣美，或者老人家在嚐盡人間滋味後不再作夢了？

「阿媽！妳會作夢嗎？」

「我不曾作過夢！我在十一歲就肩負起照顧妳阿祖及弟妹的責任，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使收成更好。阿祖的田在山上，但他身體不好，田水由我來巡。天氣熱時，我就想著如何接到更多地下水，免得稻子枯了。大雷雨時，我和妳阿祖冒雨上山，怕的就是稻子淹死了，根爛了。我回家還要煮三餐給弟妹，等我忙完，早就半夜，一躺下就睡著了，夢還來不及做，天就亮了，接著又是一天！囡仔！我出嫁時算老新娘妳知道嗎？」

「新娘也有老的啊！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有哦！在我那個時代，人家都是十五、六歲就嫁人了，而我卻等妳姨婆嫁廷、舅公娶妻後才嫁。妳阿公是個斯文人，根本不會種田，所以田裡的活還是由我來擔。我雖不認識字，但我覺得他的字很好看！可惜他過世得早，不然肯定教你們寫得一手好字！」祖母神秘兮兮地拿出鑰匙，打開床頂的櫃子，仔仔細細地捧出一張拜拜用的「金紙」，問我：「這上面寫什麼妳看得懂嗎？」，我一看「古人不見今時月，今月不曾照古人。」端正而涓秀的墨寶有著歲月悠悠的感慨！

我問：「阿媽！這就是阿公的字嗎？」

「我只留這一張而已！妳阿公寫完後本來要丟掉的，我把它從垃圾桶裡撿起來。妳阿公還不高興。現在，我只剩他這一張紙了！他的字真好看！」祖母用她乾瘦的手指細細地在字上游走，彷彿這字就是她寫的似的！

她忽然若有所思地說：「認識字真好！」這就是祖母最大的悲哀吧？與心愛的人朝夕相處，卻發現對方那麼大的空間是自己永遠也無法理解的。即使期盼能得其門而入，但所有的心靈都被柴米油鹽銷磨殆盡，哪有閒情逸致學識字？

「阿媽！我教妳唸書好不好？」

「唉！一人一種命，我的手是拿鋤頭的手，拿筆反而覺得千斤重，不適合了！」阿媽悠悠地嘆著。

在那個時代，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女兒是「賠錢貨」，嫁出去就是別人的了，而阿媽卻堅持四位姑姑至少要唸完小學。更何況有兩位姑姑還不是自己親生的，她卻一視同仁。

「妳阿公說不要這麼多人唸書，唸書要錢，可我就是五個孩子都唸書。小學唸完識字了，就不怕連坐個車都不知道坐到哪裡，可以寫信、看報紙、打電話，也不會連電視都不懂。妳爸爸他們唸書都很苦，別人有鞋穿，他們沒有，光著腳去唸書，個個都是前幾名，但還是被老師打，因為全班的註冊費都

交了，只有我們家的五個小孩沒錢註冊，我就四處張羅：殺豬去賣、踩水車，挑著擔子走到新竹去賣菜，到處向別人借錢。說什麼每個孩子都要唸書！」說著說著，祖母像朝聖完的信徒般小心翼翼地再把「金紙」鎖回去。我卻覺得，祖母雖未曾受過教育，卻比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懂得教育的重要性。如果說祖父的墨寶值得珍藏，那麼呵護保存它的那雙手比任何人都更可敬。

有一天，當我又睡在這八腳床，迷茫中看見祖母頂著香向牆上的祖父說話。我百思不解，問：「阿媽，妳在做什麼？」，祖母說：「妳媽媽要生了，妳爸去請產婆，我則請妳阿公保佑，希望這一胎生的是男生。」第二天醒來，祖母高興地說，「妳阿公果然有保佑啊！」從此以後，我也學著祖母，看著在牆上的祖父，有時看久了，都覺得祖父微微笑著，既慈祥又溫柔。

「這個人，我一點都不懷念他！」父親不以為然。在父親眼中，造成我們家苦難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祖父！「唸書唸成書呆子，人家把你的財產全拿走，欺侮你，還要克守愚孝，讓全家大小吃苦，我從來沒看過這種呆子！」原來先祖從福建來台時本是富族，其後雖然家道中落，但是仍有可觀的土地及田產。祖父的母親早逝，只留下他一個兒子。曾祖父續弦，又生了個兒子。哪知二房偏心，要祖父把薪資全拿出來貼補家用，卻暗中把祖產全過戶到叔公名下。忠良溫馴的祖父竟不吭氣，也不讓祖母爭取權益，說這樣是「大逆不道，天理難容」。就這樣，姑姑們只能唸到小學畢業，一心想唸大學的父親硬是從新竹中學休學，轉唸當時公費的台北工專。而祖母，除了賣力種田貼補家用外，更得負起全家的生計，只因爲祖父身體不好，根本不能下田。除此之外，祖父爲了幫當時重病的曾祖父沖喜，竟迷信「易女而養」，把親生女兒送人，再抱別人的女兒來養，以致於二姑受盡養父母虐待。這一段歷史，就像鎖在櫃中的秘密，突然被打開，打開之後，你會發現許多所謂的「崇拜」追根究柢竟來自於「無知」。有時，真相是經不起探究的，那神秘的面紗一旦被打開，竟發現它的面目竟殘破到令人難以接受。於是，在我心中，祖父回到他原本陌生的位置，

我也不再對著相片祈禱。儘管如此，祖母還是時常對著相片中的祖父喃喃。

搬家時，看著這已過時的床，父親再次鄭重提議：「瞧！連床腳都蛀了，換了它吧！」但祖母還是堅持要它！於是父親落下最後通牒，「要搬這破床我可不願意，要搬妳自己搬！」「囡仔！你幫阿媽搬！」於是祖母花了半天功夫把床罩卸下，拆了床架，找輛三輪車，小心翼翼地搬上那不時掉落粉屑的木頭，慢慢地踩著車，瞻前顧後地搬著骨架，不到半天，這八腳眠床竟成第一件進駐新家的傢俱。而祖父的遺相，也成為牆上第一件裝飾品。

父親和祖母再度將床組裝完畢。經過這場浩大工程，我才知道，八腳床，原來不是一張床，而是兩張單人床前後合併，所以才有八腳之稱。這八隻腳合力頂著床上所有的重量，但從正面看起來只有兩隻強壯的獸爪，靜靜地伏在地上，其餘六隻則隱身於床罩下，讓人忘了他們的存在。匠工又煞有介事地在這兩隻腳上刻出雲紋，使它在樸素中略顯尊貴；突兀的獸指，緊緊抓住地面，彷彿獅子般蓄勢待發。「這張床，就這雙腳最好看！」祖母忍不住驚嘆！眼前的祖母，露出難得的悠閒，靜靜地坐在床沿，直盯著牆上的祖父瞧。她的一雙腳輕鬆地晃呀晃，彷彿回到年少時光。看著她粗糙變形的腳指，青筋爬滿的腳背，我突然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這雙腳在哪裡見過？可不是？八腳撐起一床的重量，不正似祖母的一雙腳無死無悔地撐起這個家，將功勞獻給一生所愛，卻從不顧及自己。記得後來進新家，偷兒猖狂。先是母親發現樓下曬衣間女性的內褲不翼而飛，索性將衣服掛到二樓陽台。沒想到內褲還是憑空消失。有一次母親半夜如廁，發現二樓陽台有動靜，嚇得大叫。在一樓守株待兔的祖母早已會著菜刀追殺出去。留下七上八下的全家人。過了許久，只見祖母氣喘吁吁地回來，在那一頭說：「那可惡的死賊跑得飛快，又理平頭，跑到巷口就不見人影了！」這一頭的父親卻生氣地叫：「妳以為妳是誰？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，竟想抓賊，菜刀被他搶去怎麼辦？」為了保護全家人，祖母真是「拚了老命」。

新家剛建好時，祖母問我：「囡仔！我怕新家被搬走，和阿媽去新家睡好不好？」

「何必多此一舉，房子哪會搬得走呢？」父親不以為然。

「裡面零零碎碎的小東西那麼多，萬一被偷走怎麼辦？你放心，只管把鑰匙給我，我不會讓我們家被扛走！」祖母很堅定地說。

「房子被偷事小，我怕妳們祖孫倆被扛走，到時候我到哪裡找人去？」父親笑笑地說。

就這樣，祖孫倆約好每天晚上吃完飯到新家睡覺。也因為這樣，祖母常會說起自己年少時的往事，以及祖父如何從大房長孫成爲一無所有，祖母如何當機立斷湊足了錢，買了廟前這塊地，也幸而有了這塊地，才能脫離那備受欺凌的環境。我隱隱覺得：搬離老家，似乎意味著告別往日時光。唯一的牽繫，就是這祖母的嫁妝了。

隨著年紀增長，父親認爲我不該再和祖母一起睡，於是就在八腳床旁放上一張大床，再在窗邊放兩張書桌，這樣一來，姐姐和我在這裡既可以唸書，又可以休息。但，兩姐妹在一起哪有不鬥嘴的？姐姐嫌我睡相粗魯，一下子磨牙，一下子踢被，吵得她不得安眠。我也不甘示弱，責問她爲什麼趁我睡覺時把腳放在我肚子上？但我們都不知道，每天早上，我們的被子爲什麼都好好地掛在身上？而書桌上的人蔘茶總是在我們起床前就已泡好？

直到有一天，姐姐搖醒我，說她想上廁所，但又怕鬼，所以要我陪她去。

「妳怕鬼我也怕鬼，妳叫阿媽陪妳去啦！」

「阿媽平常就睡不好了，我不想開燈吵到她啦！妳到底要不要陪我？」

我和姐姐手拉著手，一前一後往廁所走去，等姐姐上完廁所回來，卻在客廳中看見一個黑影，兩人嚇得大叫：「有鬼啊！」

「憨孫！是阿媽！」

我和姐姐定神一看，哪有什麼鬼，原來是祖母！原來祖母每天晚上睡不

著，就坐在客廳靜靜地等天亮。

「阿媽，八腳眠床不好睡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，晚上無聊才起來看看妳們被子蓋好沒？再幫妳們泡上人蔘茶。人蔘茶泡好後就坐在這籐椅上打發時間。」我想起在老家的時候，祖母整天忙進忙出，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，也不會聽見她說無聊：早上五點起床走上半里路到田裡巡田水，回來時已是日上三竿。又忙著餵雞、養羊，撿菜，直到中午，日正當中時再看一下稻子，拏拏草，整理田埂，不知不覺又到了黃昏。等到祖母回來時，我們早已梳洗完，而她還是赤著一雙腳，腳底下永遠有洗不完的泥土。直到晚上，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她又會想到明天要做什麼，有時要包粽子，有時做肉圓，天熱了要喝青草茶，青草就在田邊，著涼了可以煎個青草蛋治咳嗽。如果還不行，還得外加烤橘子，全家人就在祖母的土方中安穩地度過。而今，我們的日子正要好過起來，祖母卻無聊了起來。

記不得是哪一天清晨，我從惡夢中驚醒，慌忙坐起，看見父親也正在八腳床前，蹲在床前看著熟睡著的祖母。我問父親：「爸，你在做什麼？」父親神秘兮兮地說：「噓——妳過來，妳看阿媽有在呼吸嗎？」我看了看規律起伏的棉被，點點頭，父親彷彿鬆了口氣。我說：「夢見親人死那個人就真的會死嗎？我夢見阿媽過世了！」想不到父親也做了同樣的夢，所以特地在床前仔細看著。母親說：「夢見親人死是為對方添壽，代表做子孫的極有孝心，你只要到廟裡拜拜，就可以了。但記住，不要告訴那個人，免得他憂心。」直到出閣，我都是和祖母同室而眠，儘管家裡早已有屬於我自己的房間，但老人家日漸衰老，實在令人不放心。

前年姐姐生子，祖母添了曾孫，總喜歡讓曾孫睡在這八腳床上，自己則坐在籐椅上打盹。而當大家忙著逗弄小外甥時，祖母顯得特別落寞。姐姐讓祖母抱著小外甥，說：「叫阿祖！」小外甥哭了，祖母搖搖手，黯淡地說：「連小囡仔都不喜歡我！我就跟這床一樣，老了，舊了，沒用了！」姐姐連忙接話：



「所以現在是妳享清福的時候啦！」但老人家哪想得了這麼多，總覺得自己對家裡沒貢獻了，是個吃白飯的米蟲，不配享受。於是老人家堅持不上桌吃飯，只願坐在客廳的角落，不穿新衣，只用舊的東西，免得浪費。不僅如此，老人家總是說自己看不清楚，聽不明白，整天望著落地門，守著人來人往的車潮，沒有談得來的朋友，沒快意樂事，看到人問的都是「現在幾點？白天或者黑夜？」答案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回應。「現在幾點？白天或者黑夜？」成了她跟家人共同的話題，也是唯一的話題。夜裡睡不著，坐在床緣，對著空氣又是一陣詢問：「現在幾點？天亮了沒？」同樣的時間做著同樣的事情，像來回不停轉動的陀螺，每天不停地循環，卻又不知為何轉動。終於，她倒了，只爲了在夜裡看清楚時間，一踉蹌就倒在地上，起不來。想爬到八腳床邊，卻沒氣力，索性坐在地上等著被發現。

九十五歲的高齡動骨折手術，不容易，但老人家撐過來了，醫師說：「復原的情況比年輕人還好呢！」但老人家躺在床上，頻頻交待後事：「妳二姑十年前爲我做的壽衣在八腳床上方，鞋子不必再買，我一輩子就只有床底那雙繡花鞋。私房錢藏在五斗櫃，給妳爸爸拿去用。等我走後，要和妳阿公葬在一起。對了！每年清明到處掃墓太麻煩了，把所有祖先骨灰集合起來，要建得像公寓一樣，大家彼此好照應。八腳床太佔空間，床腳又蛀得那麼嚴重，更何況以後也沒人想睡，還是把它拆了吧！」老人家絮絮叨叨，彷彿有交待不完的事情。

終於，小弟忍不住了，一語驚醒夢中人：「阿媽！妳的錢，還是自己留著當零花。祖先的墓早就修好了，風水也看好了，不必擔心！還有，妳明天就要出院了，八腳床妳還要睡呢！說這麼多做什麼呢？」錯愕的祖母環視圍在病床邊的子子孫孫，一臉的陰霾霎時不見：「我住院這段期間辛苦大家了，你們都很孝順，我從年輕就吃苦，到現在老天爺總算沒虧待我，我也算是好命的老人了。你們說對不對？」對！對！一雙赤腳撐起這個家的阿媽，從前是妳照顧我

們，現在妳就安安心心讓我們來照顧妳吧！

【  
散  
文  
】